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
第六十七回 結金蘭五人同心合意 在破廟艾虎搭救賓朋

詩曰：英雄結拜聚黃花，話盡生平日已斜。

五義小名垂宇宙，三綱大禮貫雲霞。

憑歌不屬荆卿子，談吐何須劇孟家。

自此匡王扶社稷，宋皇依舊整中華。

且說張英在旁邊又是氣，又是恨，瞧他們大家見禮，方知道這才是真正的艾虎哪。

直等到白芸生見禮已畢，回到他那邊換衣服去了。原來芸生大爺來的時節，就聽見人說，他二叔在襄陽地面故去了，故此就打家中把素服帶來。如今這可知道叔叔已然故去，家人把包袱解將下來，到全珍館把包袱解開，拿出一頂青布武生巾，迎面嵌白骨。摘了那頂頭巾，戴上這頂；脫了白緞子箭袖，換上青布箭袖；套上灰布襯衫，繫了青線線帶；換了青布靴子。那口刀是綠沙魚皮鞘，孝家不應佩帶，有個青布套兒把他套上。復反過來與大眾說話。再看芸生公子，更覺著好看了。俗言：「男要俏，一身皂。」這品貌與五爺相似。

說書的一張嘴，難說兩句話。那邊芸生換衣服；這邊是張英告訴艾虎，就把綺春園分手到家，壞種訛房子，坐死壞種，馬大哥同我哥哥收監，眾紳士斂錢買他二人不死，臧官有意點頭，太太的口緊，馬大哥教我找你上武昌府，一五一細說了一遍。艾虎一聽，肺都氣炸，把腳一躁，咬著牙說：「好臧官！我不殺你，誓不為人！」胡小記、喬賓也覺掛心，過來打聽說：「這就是三兄弟的胞弟嗎？」張英說：「不是，張豹是我叔伯哥哥。」艾虎帶著張英與大眾見了見。艾虎說：「我可不能陪著上武昌府了，我先救我兩個哥哥要緊。」大官人說：「不可，艾虎去不得，現在監牢裡收著，你怎麼去救？」

艾虎說：「全憑我這一身能耐，進了監中，開了獄門，有一得一，凡是打官司的全放將出來，給他個淨牢大赦。然後我奔知府衙，把臧官滿門家眷，殺他個乾乾淨淨，方消我心頭之恨。」徐良說：「算了，兄弟你別往下說了，那不是反了嗎？」大官人說：「事緩而別圖。你這孩子老是一衝的性兒，我給你出個主意，準保萬全。咱們大家去罷，見了大人苦苦央求，就說這岳州府的知府，是怎麼樣寵信官親，苦害黎民，你兩個盟兄怎麼樣的不白之冤。若是論私，大人去封書，或是來二指寬的帖，管保無事；論官，行套文書，連知府都壞。」徐良在旁說：「兄弟，大爺這個主意很是。再說監牢也不易進去。古人云：『事要三思，免了後悔。』一衝的性兒，到了那裡救不出來，豈不是徒勞往返？」盧珍在旁稱善，說：「賢弟，這是個好主意，你就依計而行罷。」艾虎心中雖不願意，有大官人的話，也是敢怒而不敢言，只可委曲著答應，自己內裡單有打算。就是張英心中不願意。盧珍旁邊說：「哥哥，你自管放心吃你的東西，這就不用著急了，監中二位哥哥準保無事。」張英也就無可奈何，只得勉強坐下。

叫過賣把後邊那一桌搬在前面，換了一個圓桌面，大家團團圍住，添換了許多酒菜。

就是芸生悶悶不樂。他們那桌酒席，那些從人吃用。從人也都換了縞素衣服。這邊大官人打聽襄陽的事情，又問了問丟大人的情節，又提胡小記、喬賓，「你們也不必回湘陰縣了，咱們一同回見大人去；再說破銅網也得用人。今天暫且住在此處，明日起身。」

芸生不能一路走，他們有馬；徐良單走，他們有小車，走得慢；教張英回去先送信，好叫監中人放心。安排妥協。芸生叫從人出去，在黃花鎮打店，丁大爺一瞧，他們這小弟兄們，芸生、徐良、天錦、盧珍、艾虎雖則是高矮不等，都是將門之後，俱各虎視昂昂。

丁大爺說：「我的主意，你們五個人正當結義為友。上輩是陷空島的五義，你們若拜了盟兄弟，可稱為是『小五義』。」這幾個人無不樂從。書要剪斷為妙。

大家飽餐一頓，就有芸生、大爺的從人前來說話，說店已打妥，由此往西路北，字號是「悅來店」。隨即這裡就把殘席撤去，四張歸一連。外頭推小車的飯錢，也算在一處。給了飯錢酒錢，大家出來，一直撲奔悅來店。馬匹拉在馬棚，小車推在上房的門口。

眾人進了上房，伙計打臉水烹茶。復又告訴伙計，預備香案。張英告辭，先辭別了大官人，復又辭別眾人。眾人要往外相送，都被艾虎攔住，一人送出。張英出了店外，就在店門東牆垛子旁講話。張英叫道：「艾虎哥哥，你可務必催著他們點才好哪！倘若大人文書去晚，我們那裡臭文一到，兩個哥哥性命休矣。」艾虎道：「二哥你好糊塗，他們事不關心，誰能等得去見大人？再說大人還不知下落哪。你在前邊等我，咱們定一個地方相見。可不準什麼時候，等他們睡熟，瞞了大眾，我追趕於你，你說明在那裡等我。」張英一聽，歡喜非常道：「出此東鎮口一箭地，正北有個雙陽岔路，可走西北的那條路，別奔東北。過一個村，又是正南正北的大路，路東有個破廟，廟牆全都坍塌。」

此廟好認，對著廟門有一棵大楊樹。我在那破廟中等你。」說畢分手，張英歡歡喜喜去了。

艾虎回店，香案已給擺齊，大家一序年庚，芸生大爺，霹靂鬼二爺，徐良三爺，盧珍行四，艾虎是大老兄弟。大爺頭一個燒香，香點著，插於香門之內，跪倒身軀，磕頭已畢，說：「過往神祇在上，弟子白芸生與韓天錦、徐良、盧珍、艾虎結義為友，願為生死之交，倘有三心二意，天厭之！天厭之！」二爺韓天錦也是照樣將香點著，插在香門之內，跪下磕了幾響頭，說：「過往神佛，記著我叫霹靂鬼。」大官人說：「沒有那麼說的，說你的名字。」韓天錦又說：「不算，這說的不算。過往神佛記著，我叫韓天錦，小名兒叫猛兒，外號人稱霹靂鬼。如今與他、他、他、他，隨說著拿手指著大爺、三爺、四爺、五爺說，「我們拜把子，我要有狠心狗肺，我是狗狼養的！」大官人在旁說：「這都是什麼話？他可真是個渾人！」三爺、四爺、五爺三個人論次序，燒香磕頭，說的言語都與大爺一樣。論排行，又磕了一回頭，眾人給道喜。是大是小又行了禮，從新打店中要了酒飯，大家暢飲了一番。吃到二鼓，艾虎頭一個告辭。大官人一想：「這孩子是個酒頭鬼，怎麼他會告了辭了呢？」那裡知道他有心事，大家喝畢，撤下殘席，內中也有過了量的，也有不喝的。

艾虎早就躺在東房內裝醉。山西雁把艾虎拉起來往外就走。艾虎說：「三哥你看我，今天這酒已過量，我躺一會就好了。」徐良仍是拉著就走。至院落之中，找了個避靜所在，徐良說：「五弟，你有什麼心事，對我說來。」艾虎說：「我沒有什麼心事。」徐良說：「老兄弟，咱們如今可就比不得前了。咱們一個頭磕在地下了，有官同作，禍福共之，你要有什麼心事不對我說明，就虧負了方才一拜之情。不是你看著那位張二哥一走，你心中不快？」艾虎說：「不是。」徐良說：「別者之人不告訴還可以，你可得告訴三哥，我好助你一臂之力。」艾虎終是怕他把話套出去，告訴大官人，故此咬定牙關不說。徐良說：「我問到是理，你不說，我可就沒法了。」隨即來到屋中，當著眾人，徐良也不提這事情，張羅大家安歇睡覺。

艾虎仍然還是醒著，聽大家的動作，直到天有四鼓，看看大家都已睡熟，搭訕著出去走動，下地先把燈燭吹滅，少刻自己拿了自己的兵刃、包袱，係在腰間，把刀別上。

出得門外一看，四顧無人，躡上牆頭，飄身下來，這可就出來店外了。一直的撲奔正東，出了黃花鎮的東鎮口，施展夜行術的工夫，鹿伏鶴行，一直的撲奔正東大路。走來走去，果然有個雙陽岔路：一條是奔東北，一條是奔西北。直奔西北而來，前面有個村子，不肯進村，恐驚村中犬吠，繞村而走，仍然又歸了正北的大路。走不上一里路，就見大道，遠遠就望見了這棵大楊樹。臨近之時；在大道的東邊有一破廟，周圍的牆都塌陷了，山門沒有了，砌出的旋門甕洞兒仍然還在。自己打算從這個甕洞而入，又想打牆進去，心中一猶疑。又聽裡邊有人說話，一伏身軀，見兩個賊人拿著張英的包裹利刃。艾虎一見，肺都氣炸，亮刀向前。要知

張英的死活，且聽下回分解。